

[文章编号] 1671-881X(2010)02-0230-04

《尚书》“天棐忱”等疑难词句训解

罗 庆 云

[摘要] 《尚书》中“天棐忱”、“天难谌”、“不敢知曰”等词句颇不好理解。笔者认为:应释“天棐忱”为“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”,释“天难谌”为“天命难以专一不变”,释“不敢知曰”为“不能知道”,等等。

[关键词] 尚书; 棐忱; 谌; 敢

[中图分类号] H14 [文献标识码] A

《尚书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。它“诘屈聱牙”,许多词语和句子颇难理解。本文拟对《尚书》中的“天棐忱”、“天难谌”、“不敢知曰”、“天不可信”、“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”等词句进行训释,以就教于海内外方家。

天棐忱

“天棐忱”一语在《尚书》中共出现四次,其中一次以“天畏棐忱”的形式出现。它们是:

- (1) 天棐忱辞,其考我民,予曷其不于前宁人图功攸? 《大诰》
- (2) 越天棐忱,尔时周敢易定,矧今天降戾于周邦? 《大诰》
- (3) 若天棐忱,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。 《君奭》
- (4) 敬哉!天畏棐忱,民情大可见,小人难保。 《康诰》

以上句中的“天棐忱”到底作何理解?历代经师们绞尽脑汁,主要观点有二:

一、训为“天辅诚”。如《风俗通义·十反篇》云:“《书》曰:‘天威棐谌’,言天德辅诚也。”伪《孔传》释《大诰》“天棐忱辞”为“言我周家有大化诚辞,为天所辅”,释《大诰》“越天棐忱”为“于天辅诚”,释《康诰》“天畏棐忱”为“天德可畏,以其辅诚”,释《君奭》“若天棐忱”为“顺天辅诚”。孔颖达《正义》、蔡沈《书集传》、孙星衍《注疏》、皮锡瑞《考证》、曾运乾《尚书正读》、周秉钧《尚书注译》等,都持此观点,都训“棐”为“辅”,训“忱”为“诚”。

二、训为“天匪信”、“天不信”。孙诒让《尚书骈枝》:“凡此经‘棐’字并当为‘匪’之段(假)借。孔读如字,训为‘辅’,并误。‘天棐忱’犹《诗·大雅·荡》云:‘天生烝民,其命匪谌’。《说文·心部》引诗作‘忱’。谓天命无常,不可信也。下文云‘越天棐忱’、《康诰》云‘天畏棐忱’、《君奭》云‘若天棐忱’,义并同。辞,语助。”杨筠如《尚书覈诂》、于省吾《双剑謠尚书新证》、屈万里《尚书集释》、顾颉刚和刘起釪《尚书校释译论》等,都基本秉承孙氏说解,都认为“棐”是“匪”的假借字,都释“忱”为“信”或“诚”。

以上两说,第一种最古,在历史上流传的时间最长,流布的范围也最广。但此说迂曲难通,与上下文意极不相协。第二种说法远胜于第一种,但还不是确诂。释“天棐忱”为“天命无常,不可信”^①、“天是不可信赖的”^②、“天不可信赖”^③等,这个说法与《尚书》时代人们的思想认识不协。我们知道,《尚书》时代,人们是很相信上天的。如《盘庚》:“先王有服,恪谨天命。”《康诰》:“天乃大命文王,殪戎殷,诞受厥命。”

与《尚书》时代相当的《诗经》中也有类似的思想。如《商颂·玄鸟》：“天命玄鸟，降而生商。”《大雅·大明》：“有命自天，命此文王。”显然，不可将“天棐忱”释为“天不可信赖”等意思。

我们赞同孙氏等释“棐”为否定副词“匪”，也认为此处的“忱”^④同《诗·大雅·荡》“天生烝民，其命匪谌”的“谌”，但不同意将此处的“忱”释作“相信”、“诚信”、“诚心”等义。我们认为，此处的“忱”应释作“专一不变、恒常不变”。《说文·心部》：“忱，诚也。”《说文·言部》：“诚，信也。”又：“信，诚也。”又：“谌，诚谛也。”《尔雅·释诂》：“谌，信也。”可见，“忱”、“谌”、“诚”和“信”是同义词。《白虎通·情性》：“信者，诚也，专一不移也。”此处的“忱”正应解作“专一不变”、“恒常不变”。“天棐忱”的意思是：“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。”

《尚书》时代，人们既相信天命，同时又认为天命不是恒常不变的。如《西伯戡黎》：“天既讫我殷命！格人元龟，罔敢知吉。非先王不相我后人，惟王淫戏用自绝。故天弃我，不有康食。”《康诰》：“惟命不于常。”《召诰》：“皇天上帝，改厥元子。”《诗经》中也有类似的句子，如《诗·大雅·文王》：“侯服于周，天命靡常。”因此，“天棐忱”应释为：“天命不是专一不变的”。只有这个解释才与具体上下文相协，才符合《尚书》时代人们的天命观。

天难谌

《尚书·君奭》云：“天难谌，乃其坠命，弗克经历嗣前人，恭明德。”对句中的“天难谌”，历代经师们或解作“天难相信某人”，如伪《孔传》：“天难信无德者，乃其坠失王命。”或解作“天难以被信赖”，如屈万里《尚书今注今译》：“天是难以信赖的”。周秉钧《尚书注译》：“上帝难信。”顾颉刚《尚书校释译论》：“天也难于信赖。”

以上都将“谌”释为“相信”或“信赖”，皆非确诂。将“天难谌”释为“天难相信某人”，此释既增字解经，又与上下文不协。而释为“天是难以信赖的”，则不合《尚书》时代人们对上天的思想认识。我们认为，此处的“天难谌”的“谌”与“天棐忱”的“忱”意思相同，也是“专一不变”的意思。“天难谌”就是：“天命难以专一不变”。

天不可信

《尚书·君奭》云：“天不可信，我道惟宁王德延。”伪《孔传》释之为：“无德去之，是天不可信，故我道惟安宁王之德，谋欲延久。”屈万里《尚书集释》释“信”为“信赖”，其《尚书今注今译》译“天不可信”为：“老天是不可信赖的”。周秉钧《尚书注译》译“天不可信”为：“上天不可信赖”。顾颉刚、刘起釭《尚书校释译论》译为：“天是不可无条件信赖的。”

以上都将“天不可信”中的“信”训为“信赖”，此训可谓望文生义——既与上下文不符，又与《尚书》时代人们对上天的思想认识和态度不符。其实，这里的“信”应该是“知晓”、“预知”的意思，这个意义是由“专一不移”^⑤义引申来的。此用法后世文献中还常常见到，如《淮南子·泛论训》：“及其为天子三公，而立为诸侯贤相，及始信于异众也。”高诱注：“信，知也。”又柳永《抛球乐》词：“须信艳阳天，看未足、已觉莺花谢。”又陆游《蝶恋花·离小益作》：“早信此生终不遇，当年悔草《长杨赋》。”因此，“天不可信”的意思是：“天命不可预知”。

不敢知曰

“不敢知曰”在《尚书》中共出现六次。其中《召诰》四次，《君奭》两次。关于它的训释，主要有三种观点：一、不敢独知。如《尚书·召诰》伪《孔传》：“我不敢独知，亦王所知。”二、不敢知道。释“敢”为谦敬词，释“知”为知道。如蔡沈《书集传·召诰》：“夏商历年长短，所不敢知。我所知者，惟不敬厥德，即坠其命也。”屈万里《尚书集释·召诰》：“敢，语助词，今鲁语犹如此。我不敢知，犹今语‘我可不知道’，谦辞也。”又周秉钧《尚书注译·召诰》：“敢，表敬副词”三、不敢说。释“知”为语助词。如俞樾《平议》：“知

乃语辞。……我不敢知曰者，我不敢曰也。”俞樾的观点为顾颉刚、刘起釪《尚书校释译论》所继承。

以上三种训解，第一种显系增字解经，并且理解起来也很迂曲。第二种似乎讲得通，“敢”作为谦敬词的用法在《尚书》中也多见。但从具体语境来看，当人们说自己“不知”时，有时是真不知，有时是知道但仍谦逊地说“不知”。不管哪种情况，似乎用不着在“不知”一语上再添加表谦敬成分。也许正是看到了这个解释的欠妥处，所以俞樾才别寻解释——将此处的“知”解为“语辞”。这个解释虽然文从字顺，尤其在语气上颇通达，但是，它却忽略了语言的系统性和发展性的规律。经考察，实词“知”虚化为语助词是较晚的事情^⑥，而俞樾等认为《尚书》中的“知”就有语助词的用法，此说恐难成立。

我们认为，“不敢知曰”中的“敢”在此是能愿动词^⑦，应训为“能”；“知”仍为心理动词“知道”。这个训解不仅文从字顺，合乎上下文语气，而且还有文献上的支撑：

一、《尚书》中的“敢”作能愿动词“能”的用法，除了“不敢知曰”一语外，还出现在别的语句中。如《西伯勘黎》：“格人元龟，罔敢知吉。”又《金縢》：“公命我勿敢言。”

二、“敢”作能愿动词“能”的用法，在先秦及汉代其他典籍中也常见。如《战国策·魏策一》：“楚虽有富大之名，其实空虚；其卒虽众多，言而轻走易北，不敢坚战。”此句中的“敢”，《史记·张仪传》作“能”。又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：“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”《汉书·高帝纪》作“公巨能入乎？”。又《淮南子·原道》：“以其无争于万物也，故莫敢与之争。”此语《老子·二十二章》作“夫唯不争，故天下莫能与之争。”

综上所述，我们认为，《尚书》中的“不敢知曰”应释为“不能知道”。“敢”是能愿动词，可译为“能”；“知”仍是常用心理动词“知道”。

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

《尚书·大诰》：“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。”这段话很是费解。经师们的解说主要有：

一、释“兄考”为“兄弟父子之家”。认为“弗救”的施行者是“民”，“弗救”的对象是“厥子”；整个句子为陈述语气，肯定“弗救”的行为。持此说的主要代表是《尚书》伪《孔传》：“若兄弟父子之家，乃有朋友来伐其子，民养其劝不救者，以其子恶故。以此四国将诛而无救者，罪大故。”

二、释“兄考”为“父兄”。认为“弗救”的施行者是“臣仆”，“弗救”的对象是“厥子”；整个句子为反问语气，否定“弗救”的行为。持此说的主要代表是蔡沈《书集传》：“大意言若父兄有友攻伐其子，为之臣仆者，其可劝其攻伐而不救乎？”

三、释“兄考”为“兄长死了”。认为“弗救”的施行者是“人民之长”（即诸侯和官员），“弗救”的对象是“厥子”；整个句子也是反问语气，否定“弗救”的行为。持此说的主要代表是周秉钧《尚书注译》：“好比兄长死了，却有人群起攻击他的儿子，为民长上的难道能够相劝不救吗？”

四、释“兄考”为“皇考”，即“伟大的父亲”。认为“弗救”的施行者是“皇考”，“弗救”的对象是“厥子”；整个句子也是反问语气，否定“弗救”的行为。持此说的主要代表是屈万里《尚书今注今译》：“好像是一个伟大的父亲^⑧，若有人来打击他的儿子，难道他会劝勉那人、助长那人、鼓励那人（打击他的儿子）而不来救护吗？”

以上四种看法，第一种句读形式是：“若兄考，乃有友伐厥子，民养其劝弗救。”后三种的句读形式是：“若兄考，乃有友伐厥子，民养其劝弗救？”

我们认为，上述看法都不安妥。第一种看法正如前人所指出的：于情理上讲不通。此外，语气上也与上下文不协调，内容上也与本段不合：本段用一连串的比方反复申述的都是儿子要继承父业，继承父业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。第二种看法于修辞表达上说不过去：前面说“兄考”有事，后面与之相应的人物不是“弟”和“子”，却是“臣仆”。并且，本段反复申述的是为人子的责任，这里却转到“臣仆”身上，这与本段内容不合。第三种看法与第二种看法近似。其不妥之处除了修辞表达上和内容上的不协调外，更多了一层。一训“考”为“死”与文境颇不协调——本段的“考”都用作名词，指父亲，这里却突然

用作动词“死”。二、《尚书》28篇中,“考”字共出现23次,作名词“父亲”义用法的有14次,作动词“死”义用法的一次也未见。

相比较而言,第四种看法较前面三种似略胜一筹。但此解说在内容上与本段主旨仍不太协调:本段强调的是做儿子的义不容辞的责任,而这里却谈做父亲的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我们认为,“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”这段话中,“兄考”指“兼有兄长和父亲双重身份的人”;“友”是相对于“兄”来说的,《说文·又部》:“友,同志为友。”这里指兄弟,也就是“厥子”的叔伯们;“民”通“冥”,是“愚昧无知的意思”。《诗·大雅·灵台序》:“民始附也。”郑玄笺:“民者,冥也。”又《周礼·地官·遂人》“致阡以田里。”郑玄注:“变民言阡,异外内也。”贾公彦疏:“民者,冥也。阡者,懵懵。皆是无知之貌也”;“劝”是“劝勉”,“养其劝”就是“纵容、放任”。“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养其劝弗救”的句读形式应该是:“若兄考,乃有友伐,厥子民养其劝弗救?”译成白话就是:“好比父亲,受到他的兄弟们的攻击,他的儿子能够愚昧地纵容这种行为而不相救吗?准此,“弗救”的施行者是“厥子”,“弗救”的对象是“兄考”——这个解释才既合语境,又合语法修辞。

注 释:

- ① 孙诒让《尚书骈枝》释“天棊忱”语。
- ② 顾颉刚和刘起舒《尚书校释译论》释《君奭》“天棊忱”语。
- ③ 屈万里《尚书集释》释“天棊忱辞”语。
- ④ 古文《尚书》作“忱”,今文《尚书》作“谏”。
- ⑤ 见释“天棊忱”条。
- ⑥ 据蒋礼鸿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·知》考,“知”作语助词最早应该不会早于三国时代。
- ⑦ 有的语法书称能愿动词为助动词。
- ⑧ 释“兄考”为“皇考”的观点详见于省吾《双剑谿尚书新证·大诰》。

[参 考 文 献]

- [1] 阮元:《十三经注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- [2] 孔安国:《尚书孔氏传》,载《十三经注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0年版。
- [3] 蔡沈:《书经集传》,北京:中国书店1994年版。
- [4] 孙星衍:《尚书今古文注疏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6年版。
- [5] 皮锡瑞:《今文尚书考证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9年版。
- [6] 孙诒让:《尚书骈枝》,北京:燕京大学1919年版。
- [7] 俞樾:《群经平议》,皇清经解续编本,上海:上海书店1988年版。
- [8] 于省吾:《双剑谿群经新证》,上海: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。
- [9] 杨筠如:《尚书覈诂》,西安:陕西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。
- [10] 曾运乾:《尚书正读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64年版。
- [11] 屈万里:《尚书今注今译》,台北: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。
- [12] 屈万里:《尚书集释》,台北: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版。
- [13] 周秉钧:《尚书注译》,长沙:岳麓书社2001年版。
- [14] 顾颉刚、刘起舒:《尚书校释译论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5年版。
- [15] 蒋礼鸿:《敦煌变文字义通释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。
- [16] 许慎:《说文解字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56年版。
- [17] 班固等:《白虎通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版。
- [19] 王利器:《风俗通义校注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1年版。